

# 只为与您重逢

郑向荣

1968年9月，秋意渐浓，天空湛蓝如洗，微风带来丝丝凉意。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斑驳光影，老槐树在秋风中摇曳，将细碎的阳光洒满院子。季节的低语，仿佛在诉说着大地的秘密。

正午刚过，母亲将刚蒸的菜包子放进帆布包，挎在我肩上。褶子细密，香气溢出。她叮嘱：“趁热送到你爸手里。”语气满是牵挂。临行前，她站在老槐树下，将我衣领的香囊又缝紧一针，轻声说：“棍子驱邪，保平安。”

母亲拉着我的手，详细交代路线，声音轻柔却坚定。她叮嘱我靠路边走，注意车辆，见到父亲后要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点点头，心里却像揣了只小兔，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二十里山路，于未及十岁的我是一场深邃的远征。步履轻盈却带着迟疑，心情如风，既向往未知，也期盼重逢。每一步，皆是岁月的低语；每一程，都是命运的馈赠。勇气似山间晨露，在寂静中凝聚，悄然照亮前路。

凉鞋轻叩，穿过大院，万隆巷斜阳拉长影子，古井映照60年代的面容。甘蔗巷甜腻如琥珀，公社桥苔藓书写未载的往事，码头大街喧嚣如褪色胶片，天津古桥驮起漕运的喘息。南岸风起，三里街桂香沁心。三百米路在布鞋摩擦声，五十五公里碑默然如界石，沂青安合路映入我的眼帘。

母亲的话在耳边回响，我尽量靠近靠右走，小心翼翼地避让着来往的车辆。柏油马路上晒着酒糟和稻谷，阳光照射下的酒糟，冒着热气，随风向上升腾，形成一朵朵白云。

云，飘得更高、更远。空气中弥漫着酸味和酒味，充斥着我的鼻孔。晒着的稻谷被车辙碾压后，农民立即用木锹将其地起，沙尘随风飘散。

公路两旁是三四米高的梧桐树和白杨树，树叶挡住阳光，气温在25度左右，微风吹动树叶，送来阵阵凉风，让人感到无比舒适。公路两边的水田里，还有少量积水，未处理的稻茬和杂草在水中摇曳。我走过河口大桥，来到三岔路口，按照母亲的交代，向右边岔路走去。

这段旅程，不仅仅是一次物理上的位移，更是一次心灵的成长。每一步都充满了对未知的探索，每一眼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天气阴了下来，我踏上那条新修的砂土路，碎石在脚下发出刺耳的碎裂声，仿佛在咀嚼着某种腐烂的东西。路两旁的芝麻秆长得异常，在风中摇曳，投下扭曲的影子，像是无数枯瘦的手臂在黑暗中伸展。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息，混合着泥土的腥味，令人窒息。

远处的丘陵在昏暗的天光下显得狰狞，像一群沉睡的巨兽。走近了才发现，路是新开的，两旁的土坡被粗暴地切开，露出猩红的断面，仿佛大地被撕裂的伤口。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头，像诡异的作物，在风中无声地生长。纸花和花圈在风中飘动，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逝者的低语。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心跳声在耳边轰鸣，仿佛要冲破胸膛。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头皮发麻，冷汗顺着脊背流下。

三四点钟的太阳已经西斜，光线变得昏暗而扭曲，路上早已没有了行人，只剩下我

一个人在这片死寂中前行。丘陵间的阴影越来越深，像是无形的怪物在吞噬着光明。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耳边不时传来低沉的嚎叫声，分不清是风声还是野兽的嘶吼。

我站在丘陵的最低处，抬头望去，两边的土崖高耸入云，仿佛要压下来将我碾碎。坡度陡峭而漫长，风声在耳边呼啸着，夹杂着低语和呻吟。我的腿像灌了铅，每一步都无比艰难，仿佛在与其种无形的力量对抗。

终于，我看到了路北的一排排房子，像是黑暗中的灯塔。我加快了脚步。当我走进“舒城县五七干校”大门时，仿佛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一个战士带我见到了父亲，他正在田地里干活，晒得黝黑的脸上带着疲惫的笑容。

“爸爸，您来干校几个月未回家，妈妈有点担心。您晒黑了。”我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初次出城，走这么远的路，你长大了。”父亲的声音沙哑而温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音。

我们站在田埂上，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投下长长的影子。父亲的手掌大而温暖。我们聊了很久，大多是父亲的教诲和叮嘱，但我的心早已飘远，耳边依旧回荡着那段恐怖旅程中的低语和嚎叫。

这时，张家叔叔叫我们去吃饭。走入食堂，四菜一汤的晚餐，摆满了十人一桌的圆桌，每一道菜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比我在家吃的饭菜丰盛得多。我暗自想着，要是天天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该多好啊。我小心翼翼地碗盛了点饭，正准备夹菜时，母亲临行前的嘱咐突然在耳边响起：“吃饭的叔叔们都是县里、区和公社的领导，吃饭

时要懂规矩，别只顾着夹自己喜欢的菜，失了礼数，让人笑话。”

抬眼间，见叔辈们眉头深锁，目光游离，嘴角微沉，每一口饭都似咽下心事。桌上只余筷碗轻响，空气凝滞，压抑如铅，时光仿佛也在这一刻悄然停滞。

我忽觉，我的到来惊扰了沉寂。如误入者，笨拙触碰心弦。为避免惊动，轻夹青菜，低头细嚼，动作如羽，咀嚼无声，生怕打破凝固。

张叔叔夹了一块红烧肉到我碗里，我正推辞，父亲轻声说：“接着吧。”张叔叔笑了笑，声音温和：“别多想，好好吃。”他起身为我盛了一碗热汤，递到我面前。我接过碗，热气扑在脸上，心里突然一暖。低头喝了一口，汤的温度从喉间滑到心底，紧绷的情绪也慢慢松了下来。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无声的关怀，仿佛所有的沉重都被这碗汤的温暖融化了。

晚饭后，张叔叔带我去乡间散步。我看到远处有只“大狗”，想跑过去和它来个亲密接触，张叔叔急忙一把拽住我：“那是狼，尾巴拖地上，不能乱跑啊！”我这才意识到危险。心里既后怕又感激他的细心。

晚上睡得很早，房间昏暗看不清，感觉房间住了许多人。大通铺上和父亲、张叔叔住在一起。

夜深了，我躺在大通铺上，思绪难平。张叔叔的温暖如春风，化解了我的拘谨。父亲的鼓励，我融入其中。这不仅仅是美食，更是心灵的触碰。那份温情与信任，已深深刻入记忆，成为生命中最暖的一页。

晨光微露，我匆匆用过早餐，与父亲和张叔叔告别，踏上了归途。正午时分，母亲已站在家门口等候，目光中满是牵挂。她轻轻翻看我的香囊，盒子花圈随风飘落，仿佛时光的碎片，悄然融入尘土。她望着我，嘴角微笑，轻声赞叹：“你真厉害！长大了。”

推土机的铁铲轰然落下，尘土漫卷。母亲的身影似书签，夹在我远行的诗篇里。母亲的影子飞走，父亲的沉默，张叔叔的关怀，在轰鸣中愈发清晰。

九月的风载着思念，穿越丘陵，只为重逢。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归处。

## 静守疆边慧如兰

李乃滨

族这个大家庭，五十多个兄弟齐头并进，一个都不能少！崔兰杰如是说。

也许初到新疆，陌生的环境、恼人的时差、干燥的气候都会让人无所适从，但微笑和真诚能融化一切。清晨，崔兰杰准备好牛奶和鸡蛋，带给孩子们一起品尝；傍晚，崔兰杰将总结打印好的资料分发下去，分享这一天的收获。在崔兰杰的教育词典里，一句简单的话，一个自信的笑容，一个鼓励的动作，都是师者应有的表达方式，如春风般走进孩子们的心灵。崔兰杰说：“一边育人，一边赏风景”，美的教育，如涓涓泉水流经皮山，滋润每一个人的心田。真情而执着的付出，让梦想照进现实。

天山脚下的夜晚，静谧而安详。崔兰杰站在宿舍的窗前，遥望

远方。援疆之路，任重而道远。他知道，自己就是这里的一棵胡杨，唯有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用自己的心灵守护，它虽平凡，却坚韧不拔。援疆之路，是生命之路，守望之路，它承载着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区域发展的光荣使命，它是来自全国各地志愿者和祖国南疆紧密拥抱着在一起，共同谱写新时代的华篇章。

“最亮的星星，总是能在黑暗中闪耀”，援疆的岁月，是短暂亦是永恒。从安微到新疆，八千里路云和月，雄鹰展翅跃中华，这不仅是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更是心与心的交融，是民族团结最美的见证，浇灌和诠释着对祖国南疆这片土地的深情和热爱，如昆仑山上冉冉升起的一轮新月，熠熠生辉，亘古不变！

## 红薯的香甜

纪慧

老伯正烤着红薯，于是，我立刻背着包一路小跑到红薯摊前，对老伯说：“给我烤两个大的。”说完，只等4元一个，要不要尝尝？”我停下脚步，抬头看见离我二三米的路灯下，有一位老者，用一双浑浊的眼睛带着希冀的目光看着我，其白白的头发从头顶的帽沿边里钻了出来，脸上的皱纹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深且黑亮。见我走到跟前，用右手打开烤箱盖，一阵香气扑面而来，让我的双眼前出现刹那的迷离。

那年，学校放假寒，乘坐的客车在路上坏了，耽误了几个小时，造成车子到霍山汽车站已华灯初上，一下车，才发现冬天的夜晚白天天更为寒冷，脸颊被阵阵寒风刮得又疼又冷，肚子里也不时传来“咕咕”声，才知道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了。抬起头，发现不远处，有一位



谈龙健 制

## 记得那年三月三

陈士润

在春天的怀抱里，我们慢慢说着过去，微风吹走了冬的寒意，我们眼里绚烂多姿的春天，是那么美丽和神奇……

春日的阳光总是带着一种温暖而透明的质地，像蜜糖般流淌在窗棂上。我常在晨光熹微时推开窗，看檐角垂落的雨珠折射出七彩光晕，仿佛昨夜星辰的碎片遗落在人间。风从城南方的桃林掠过，捎来细碎的芬芳，那些粉色的花瓣在枝头颤动，如同少女初次梳妆时羞赧的脸颊。

城西湖畔的石阶上还残留着少年时谱刻的歪斜字迹，当年我们总爱在此背诵“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等诗句。三月的水面浮着新绿的萍藻，木船划过时荡起涟漪，惊起白鹭翩然起舞。晨读声与橹桨的吱呀声交织成韵，连空气都浸润着墨香。那时的光阴是摊在膝头的课本，是风筝线轴转动的清脆声响，是足球掠过青草时沾上的泥土气息。黄昏归家路上，裤脚总沾满蒲公英的绒毛，衣襟口袋里藏着几颗未曾吞咽的野果，酸涩的汁液染红了掌心纹路。

记得那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她在湖畔的丁香树下驻足，发梢缀满细碎白花。我们并肩坐在褪色的木椅上，吉他弦音与流水声应和成曲。她指尖拨动《春光美》的旋律至今仍存心深处萦绕，如同春蚕吐丝般缠绵。那时的我们尚不知晓，有些花期注定短暂如朝露，世俗的藩篱终将青涩的情谊隔成两岸。如今旧笔仍在案头蒙尘，笔尖已磨出圆润的弧度，恰似岁月将棱角悄然抚平。而那些在稿纸上洒开的墨痕，却比任何誓言都更经得起时光淘洗。

春日的雨总带着某种慈悲，润物无声却催发万物生长。我常在檐下看雨珠顺着灰瓦滑落，串成晶莹的珠帘。邻家孩童在雨中追逐，笑声惊飞檐下的燕子。他们衣角溅湿的泥点，恍惚间与四十年前那个在湖畔踢球少年身影重叠。原来时光并非直线流逝，而是以春水为载体，在记忆的河床中迂回盘旋，将往昔的倒影投映在当下的涟漪里。

晨光又爬上窗棂，我看见檐角新筑的燕巢已孵出绒毛初生的雏鸟。它们稚嫩的鸣鸣声里，藏着整个春天的秘密——原来春光之美，不仅在于桃红柳绿、莺啼燕舞的景象，更在于它用温软的指尖，将生命的金线一寸寸织入我们的肌理。那些在湖畔读过的诗卷、琴弦上流淌的旋律、钢笔尖划过的稿纸，都化作时光长河中的金沙，沉淀成生命里永不褪色的光泽。

一阵春风拂来，书桌上的旧日历被吹开扉页。三月三的日期上仍残留着红笔圈着模糊的心形印记。窗外的桃花簌簌飘落，带着从容的姿态，像极了我们终究学会的、与时光温馨相拥的方式。

在这艳阳高照的春天里，细细地梳理着过去，虽然人生的春天已经过去，但是人到中年只不过走在秋天里而已，让我们拥抱这绚丽的春天，沐浴着春光，一生向阳。

## 绸子(外一首)

杜渐

天边的晚霞是多年前橘红的绸子自由自在流淌到幼年，变成丢在后后的手绢	橱窗的雾气像是绒毯轻轻的裹着两个穿校服的少年
流淌到少年，变成塞进背包的情书	我每次路过总会驻足良久因为我总爱回味店里飘来童年的味道
流淌到青年，变成驮向大海的风帆	今天或许是最后一次路过
这绸子萦绕着我的梦我在柔软的云上熟睡可它被名叫时光的小偷抽走	我微笑着挥了挥手港口的气笛催促着我奔向前往霓虹彼岸的邮轮
丢在了冬日正午的站台我没能在那一站醒来便在昏暗中抵达终点零点的钟声敲响车窗外是一片风雪我想找回绸子我可乘坐的是单轨列车	多年以后当我抛却彼岸的千灯光影划着一叶孤舟缓缓泊岸只见远处的饺子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倚着门框向彼岸的方向张望

### 饺子馆

街角的饺子馆总是热气腾腾

## 含笑

李太芳

那个春天，老天爷好像生气了，好长时间都黑着脸，不给好脸色。等到露出笑脸时，已差不多二月底三月初了。好不容易逮着个晴天丽日，才到公园里看看。

放眼望去，满地小花都开了，黄橙橙，蓝茵茵，一朵朵，一簇簇地散布在草丛中，像天女不小心洒落的花瓣，飞得到处都是。那些小不点儿，躲躲闪闪，蹲在草的脚边，眨巴着小眼睛，傻不溜丢，憨态可掬；而那些刚绽笑颜的，则半推半就地站在草的腋下，或身后，扭扭捏捏，偷偷看我；只有那些见过世面的，才探出头来，对我礼貌地笑，大方地打声招呼。听到我们的对话，草丛从此刻激动起来，都朝我点头眨眼招手。我也像它们那样，热情地眨眨眼，招手，像对待熟识已久的孩子。稍一恍惚，我突然笑了：这是在大街上，朝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挤眉弄眼招手，人家说不定当你是傻子，或另有图谋。可是和这群小花们的互动，完全是毫无顾忌，一位白头发苍苍的老人正倚着门框，向我张望。

来到向阳的高坡地，放眼一望：面前的花儿全开了，一大片，一大片，把我惊呆了。它们全冲我发笑，这倒让我很不好意思。

不知是我一愣神的傻劲，惹笑了它们，还是我不合时宜的穿着，显得好

笑。它们竟孩子似的，肆无忌惮地笑着，冲我傻乐。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有的张大嘴巴，前仰后合；还有的……靠我脚边的花更有意思：并蒂的小花，像两只酒盅，纷纷举起，又慢慢放下，邀我同饮的样子。我蹲在它们面前，伸手抚摸那粉嘟嘟的花瓣，像抚摸小丫头的脸蛋，从手心一直滋润到心里。

一阵笑声引我到公园的南边，隐藏在树林里的笑声看不见，倒是发现这里的草儿们比别处明显绿一些，厚一些，像一大块绿色地毯，与远处枯瘦的草们，形成鲜明对比。我太喜欢了，于是坐下来。我想，这大概是一个月前，水管子夜里偷偷跑出来玩，忘了关门，这逃跑的水喂饱了草们，才如此地青绿新鲜。和喜欢的东西在一起，做个梦也是粉色的。按说，能让草滋润的地方，也一定能让花茂盛，可遗憾的是，这草地单调得别无二物。这太可惜了！呵，忽而抬头看见有物冲弥补了——一棵牵牛花。红红的，映亮了我的眼。它攀住一株三米高的树，全力伸展，奋力攀爬。也就三根藤蔓，五六朵花而已，却让人爱怜，让人振奋。每朵花，都鼓荡着生命的活力，像小喇叭一样，奏响生命的乐章。我不禁想起一首儿歌，喇叭开红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向着高处用力爬，高处开遍小红花。

散步回来，老伴说：“笑容满面啊！遇啥好事了？”我心说：你哪有我心满意的花儿，都在含笑呢！

## 匆匆那年

郑策

儿子最近在肥，家里又是他和爷爷奶奶老大，四个人一起生活。看着已经二十出头的儿子和几位老人朝夕相伴，恍惚间，儿子刚出生并被带回老家抚养的一些场景，又清晰地浮现眼前……

逝者如斯夫！时光真是如流水，转眼间，二十多年的光阴已悄然流逝。回首往事，那些温暖的记忆如同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虽已褪去了最初的鲜艳，却依然在心底散发着晶莹的光芒。一切仿佛就在昨日，随着那一声响亮的婴啼，一个粉嫩的小生命，带着全家人的期盼与祝福，来到这个人世间。

儿子出生时，小名原在“聪聪”和“壮壮”之间犹豫不决，最终是爷爷拍板定下“天天”，寓意“羽翼冲天”，寄托了他对孙男的未来期望。从那时起，儿子的小名便有了“天天”。古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爷爷寄寓孙子的未来，能如大鹏展翅，一飞冲天。

儿子刚出生时，爷爷奶还未退休，是老大最先赶到我所在的城市陪护。那时候，七十多岁的老太身体还很硬朗，护士刚把孩子从产房抱出来，她难掩激动，一把将小娃娃搂进自己的怀里，这是她的第一个重孙！当她领着他们进入病房，奶奶迫不及待地抱起孙子，爷爷在一旁呵呵笑着插不上手，老太则跟在后面连声提醒：“你们慢着点，别吓着孩子……”老人们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那份对晚辈的深爱，此刻都如同汹涌的大海。

儿子出院回家后，爷爷奶奶和老太早已把一切准备妥当。那时候家里条件有限，尿片都是用火盆烤干的，家里弥漫着一股冲天的味道，但在家人们的鼻息里，他们嗅到的只有浓浓的婴儿奶香。

春节时，一家人围在小小的摇篮旁，彼此脸上都堆满了笑容，大家看着里面那个粉嫩的娃娃，轮流凑上去亲一口，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虽然儿子还不会说话，但他的每一个笑容，都让人感受到无比的幸福与满足。

儿子满月时，我从朋友那儿借了一台手提摄影机，记录下了全家人帮他洗澡的温馨一幕：几只大手上托举着他，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把他头抬高，一个人在底下托着他的屁股，另外的手，有的在轻柔地擦拭他的小脸，有的在细致地轻擦他的娇嫩身体，大家的手都感觉滑腻腻的，也都是香香的……

那一刻，我感慨万千：每个孩子都是父母心头的肉尖尖，都爷爷奶奶珍贵的宝贝，因为这是生命的传承。如果没有了传承，人世间便没有了希望。正如《诗经》中所言：“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这份血脉相连的情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儿子十个月大时，便被送回老家，交由爷爷奶奶和老太抚养。爷爷当时还在工作，照顾孙子的重任主要落在奶奶和老太肩上。儿子在摇篮里，是老太一点一点摇大的，一如我幼小时，是外婆摇大的。

后来爷爷退休了，时常抱着他出去玩，结果儿子养成了个“坏习惯”——只有靠在爷爷肩膀上晃悠着才肯入睡。爷爷也不嫌其烦，总是乐呵呵地承担起这项任务。爷爷是老师，退休后喜欢抱着孙子在校园里转悠。渐渐地，校园里的同学们都认识了这个“小可爱”，课间看见他们爷孙来了，便会有哥哥姐姐跑过来，抱走儿子，带他去看花、看鸟、捉蝴蝶……儿子除了犯困时要靠在爷爷肩膀头睡觉外，其余时候，也是非常喜欢这些大哥大姐来抱他，带他“疯”。

我是在儿子送回老家两个月之后，才得空闲去看他。到家时，他正在摇篮里酣睡，爷爷奶奶和老太不允许我弄醒他，我便只得静静地守在旁边。也许是“父子连心”，没过多久，他睁开了眼睛。起先，他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感觉有些陌生，但仅仅几秒钟后，他突然冲我笑了起来。

那笑容至今深刻在我的脑海：先是眉眼弯弯，接着嘴角上扬，最后整张脸像花儿一样绽放开来。他认出我了！他从被窝里伸出小手，仿佛要扑向我。我的眼角湿润了，心里满是感动：我的小儿，你想我，正如我想你一样。我一把抱起他，举过头顶，旋转起来，耳边传来他咯咯的笑声……“相见时难别亦难”，以后我们每一次的相见，都是如此珍贵和难忘。

有一次，我放假回家没见到儿子，便问父母：“天天去哪儿了？”父亲告诉我：“老太带他去买馄饨吃了，刚走不久。”我立刻追出去，在菜市场路口，远远看到一个老一小手牵着手，在前方慢慢走着。后来老太告诉我，天天很懂事，他说：“老太是老人，走路要慢点，我牵着您走。”遗憾的是，那时候没有相机或手机，也不会画画，那一幕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只能用文字简单描绘。这份牵手相伴的温暖，跨越了年龄与辈分，也永远留驻在记忆长河里。

有一天，我正好在家，奶奶要带天天去电视台玩，我也一起去了。儿子平时胆小，但那次有爸爸在，他显得特别开心，在花坛边蹦蹦跳跳地跑，奶奶根本追不上。那些年，奶奶为孙子操劳，明显苍老了许多，而她的孙子却一天天长高了、长壮了。儿子的幼年，我作为父亲缺席了许多，爷爷奶奶以及老太虽然给予了他们无尽的慈爱，但是因为父亲的缺席，导致他自小就缺少“安全感”。后来我一把将他从花坛上抱起来，让他跨骑在我的肩头。我听见奶奶在后面大声说：子将父作马；头顶上就立马传来稚嫩地童声：父骡子成龙！然后，儿子和奶奶一起大声地笑起来，而我的泪水也悄然滴落。这也是平时爷爷奶奶与他游戏时的教育。

还有一年，爷爷带他去政府大院玩，那里许多人认识爷爷，纷纷过来打招呼。起初，天天还很懂礼貌，爷爷让喊谁他就喊谁，后来他有些不耐烦了，一个人跑到草地上，跟蚂蚁“聊天”。爷爷过去时，正听见他在那喃喃自语：“蚂蚁爸爸，蚂蚁妈妈，蚂蚁宝宝……”事后，回家时，听爷爷描述当时的场景，我不禁再次潸然泪下。我当时还写过一篇小文《想念小儿》，里面有这样的文字：我的小儿，今夜你爱睡了吗？你幼时的心灵，是否能够体谅父母的难。我们是爱你的，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你的照片，我都将思念强忍着。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之痛，在血液里汩汩流淌。

匆匆那年，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会永远记得老太带他去吃馄饨的情景，也会永远记得爷爷奶奶陪伴他成长的点点滴滴。那些年，老人们多有辛劳，但因为爷爷奶奶、老太的悉心照料，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欢声笑语，儿子也在爱的温暖中茁壮成长。

如今想来，那过往岁月里的每一次拥抱、每一次笑声，都是时光馈赠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如今，儿子已经长大，但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依然如星辰般闪耀在记忆的天空中。

耳畔忽然响起《人世间》里的那首歌曲：“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会为谁停下//平凡的日子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不管人世间的多少沧桑变化//孩子啊//祝你踏过千重浪……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我儿天天，我们对您最深的期许，就是愿您在人生旅途中，永远心怀光明，勇敢前行。

匆匆那年，岁月如歌，亲情如诗。那些过往的平凡日子，现在忆起，格外感觉温暖而厚重。如今，站在时光的岸边，回望那段匆匆而过的岁月，心中满是感激与怀念。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784542876@qq.com